

小时候，爸妈嫌我脾气古怪，故意问我：你像谁呀？我说：像姥爷呗。

姥爷确实是个挺特别的人。他多年来5点钟起床跑步，从我们村跑到邻村，一直坚持到腿脚不灵便了为止。那之后就终年躺在炕上，需要别人伸手拉一把才能起来。他一直穿着绸质的衬裤，裤脚处打着绑腿，无论冬夏，都是如此。姥爷爱好很多，抽旱烟，听京剧，喝茶，吃肉，泡澡，养花。听起来像北京的八旗子弟，可他的确只是一个山东沿海的普通农民，也从没怎么富裕过。姥爷的妈妈早年丧夫，勤俭持家，一分一厘从嘴里省出钱来买了几亩地，全让姥爷年轻时赌钱输光了。好处是，土改时只被划为中农。

姥爷做什么事情都有自己的方式，说一不二。当然，妈妈给他理发不小心刮破头皮，他也一声不吭：叫一声就能不疼吗？不能还干吗要叫？村里交电费有线电视费他头一个去，因为觉得晚交也不能免了，还惹人讨厌。他很少过问别人的事，除了帮他做事之外从不指手画脚。碰到孩子对饭菜不满，他总淡淡地说：不吃就是不饿。但伙食不合他心意时却跟个孩子似的赌气，不动筷子，这一招总能让姥姥害怕，赶紧去做他想吃的。食器也讲究，吃饺子一定要装在浅盘里，吃面条则要用陡边的深碗，否则就罢吃。

我有点抵触去姥爷家，因为每次去都要给他浇花。他的花实在太多了，桌子上，窗台上，东厢房里，花窖里面的三层格子，花窖顶上，兔笼子上，厕所

姥爷的秘密花园

□ 闫 晗

墙头，东边石条上……都是各种各样的花，有仙人掌、仙人球、仙人指头，有蟹爪兰、虎皮兰、君子兰，泥地里还种着木本的丁香和紫薇……大多数我叫不上名字。但我见过昙花开花，吃过仙人掌的粉红色果实，是其他小伙伴没有的经历。井边的香菇鸟和无花果树是我喜欢的。院子没有大门，终日敞开，像是欢迎每个人的到来。院门口零落栽种着紫苏和扫帚菜，并没拿来做什么，一年年自己长出来，也就任由它长着。

姥爷常由我妈搀扶出来，坐在门口太阳下的椅子上，抽着旱烟，指点江山，指挥我从花窖底下的水池和院子里的大缸里提出水来，再拿着长把儿的水瓢，按他说的水量逐盆浇去。这往往要花费一上午时间，完事就要吃午饭了。姥姥会把红薯切成两半，切面贴在大锅的壁上，蒸熟时就会有一种烤地瓜的焦香。我们家只有在蒸馒头和包子时才会捎带着蒸点红薯，而姥姥家却顿顿可以有，让我很向往。

姥爷搬到我家住之前，曾嘱咐舅舅和表哥，帮他照看着院子里的花儿，他回来时，还要指望着它们开开心。然而

一去就没有回来，身子日益不灵便，也只有闺女能不离不弃地伺候。姥爷离开老屋住到我家直到他和姥姥去世的这段时间，我也再没去过他的院子。在亲戚的只言片语中得知，那些花儿，值点钱的被卖掉，另一些就那么死了。没了疼惜它们的主人，还能怎样呢？姥爷在家的時候，可是多少钱都不肯卖的呀。后来我想，那可能是他精神世界的安全气囊，他心中也有一个隐秘的花园，孤独地享受着自己的乐趣，周围似乎并没有一个知音。

姥爷去世的时候，我还在上大学。待我生出惦念之心，想要去老屋瞅瞅的时候，才知那房子已经被表哥卖掉了。新的主人重修了院墙，建上了阔气的大门，把院子里的一切都深深藏了起来，房子据说也重新翻修了。

我过年回家探亲，经过那条街，总要朝里瞄一下，那里已不再是恒久敞开的姥爷的花园。我虽然记得那么确切，却终究无法理直气壮再看一眼，那些属于童年的记忆。■

（据《南方人物周刊》）

林语堂的婚姻之道

□ 付秀宏

关于婚姻，林语堂曾有过一个非常精辟的比喻：婚姻是饭。有饭，才是踏实的。

林语堂本是一位牧师的儿子，家境清苦。廖翠凤慕林语堂已久，廖母却有异议，廖翠凤说：“贫穷算不了什么。”这话传到林语堂耳朵里，让他很感动。1919年1月9日，25岁的林语堂与24岁的

廖翠凤结婚。结婚当天，林语堂拿过婚书对妻子说：“我把它烧了，婚书只在离婚时有用，我们一定用不到。”烛火点燃了婚书，红红的火苗证明着林语堂要和妻子白头偕老的决心。

林语堂是经营婚姻的高手。若廖翠凤生气了，他总会保持沉默。倘吵架了，他的绝招是：“少说一句，比多说一句

好；有一个人不说，那就更好。”他曾撰文告诫青年人：“怎样做个好丈夫？就是太太喜欢的时候，你跟她喜欢；太太生气时，你不要跟她生气。”廖女士最忌讳人说她胖，最喜欢人家赞美她又尖又挺直的鼻子。所以林语堂每逢太太不开心，就去刮她的鼻子，太太会因此高兴地笑起来。

在林语堂很红时，版税能拿到很高，他在操守上也是绝对纯洁的。林语堂说：“凤啊，你放心，我才不要娶才女为妻，我要的是贤妻良母，你就是。”林语堂曾得意地说：“我把一个老式婚姻变成了美好的爱情。”■